

绝望的毁灭

——从关汉卿创的作心态看《窦娥冤》的悲剧指向

张默瀚¹,白茂华²

(1、2.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试图从另一视角解读《窦娥冤》之悲剧意味,因了关汉卿潜意识的悲愤绝望心态使其在作品中流露出浓重的无可隐匿的悲剧意识,所以其笔下的主人公,特别是女性都无可避免的走向悲剧,窦娥的结局实际上是关汉卿绝望的内心毁灭意识使然,蔡婆的另一种悲剧便是他这种心态的反证。

关键词:悲愤; 绝望; 女性; 毁灭

中图分类号:J809.247

文献标识码:B

Desperate Ruin

——On the Tragic Direction of *Innocent DOU E*

ZHANG Mo-han ,BAI Mao-hua

亚里士多德说过,当“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时”便是悲剧,而当一个人被社会与现实所异化和扭曲,遭受非人的待遇时,悲剧便当然的产生了。关汉卿身处蒙元时期,因其文人地位的下降和无法摆脱困境的遭际,于是,他的杂剧便因了他悲愤绝望的心态充满了无可逃匿的悲剧意识。而他自喻的人物便只有走向毁灭,其名剧《窦娥冤》之主人公窦娥便是如此。此剧中的另一女性蔡婆则以另一种浓重悲剧与窦娥相照应,更有一种美好因绝望地毁灭而震撼人心。

在《窦娥冤》中,窦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无论她在生活中如何反抗与挣扎,她都无法摆脱。三岁丧母的她,七岁又被抵债做了童养媳。窦天章说,“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一般。”实际上,不是“分明卖与一般”,其实就是卖与了蔡婆婆。在这里,窦娥只能是作为价值五十两银子的财物而被转让,贫苦人家的女儿本就低贱,又被卖作童养媳,其命运如何可想而知。窦娥十五岁结婚,至于她的丈夫

如何,剧中没有交代,因为,是谁都一样,她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而只能悲哀、无奈的接受现实。在当时社会现实之下,她根本没有丝毫的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可言。更为悲惨的是,她的婚姻生活只持续了两年,丈夫便死了。无论她的丈夫如何,其去世对窦娥都是一种打击。至此,窦娥作为一个青春、健康的正常女性,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将面对丧夫后的空寂与凄惶。按当时正常的生活轨迹,按窦娥的生活准则,她从此便是空房独守,在漫漫长夜里终其一生咀嚼她的痛苦与无奈了。这便是她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悲惨境地:既要面对社会的伦理舆论,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望与道德戒律的矛盾与冲突。而张驴儿的闯入,使她的这种平衡也打破了,诚然,她的内心充满着欲望和哀怨,正如其所唱的两支曲子:

“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满腹闲愁,数年禁受,

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受。

[混江龙] 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

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阁，断人肠的是剔团栾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11](p.161)}

在这里，有情欲不能满足的哀怨，更有精神没有归属的悲叹，还有对漫漫人生痛苦了无尽头的恐惧，正如她所说：“似这等忧愁，不知几时是了也呵！”生活已经将她推上了命运悲剧的绝境，面对命运，她无能为力。在浩大的社会面前，柔弱渺小的窦娥像一株漂浮在大海上的草叶，只能随波逐流。当然，这时她也可以考虑改嫁，其实，在不把女人当人的时代，改嫁也不能改变其悲剧命运。且不说世人如何评说再醮的寡妇，单是她自己内心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欲望的冲突，及其对自己行为无法抑制的厌恶与痛悔便足以使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其实，关汉卿本人对寡妇再嫁并不反对，他只是要把窦娥置于一种强大到她个人无法对抗的境地，从而使悲剧氛围越来越浓，直至震撼人心。

窦娥本来打算在那样一种淡漠的凄凉中继续她一生的悲剧命运了，但是，她意欲独守百年的哀怨的平衡也随着张驴儿的闯入打破了。其实，此时，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然，面对一个泼皮无赖，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身心付与，这个时候，她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继续生活了。不答应张驴儿的要求是尴尬的，因为，婆媳俩寡妇同父子俩光棍在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笔者认为，无力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窦娥而不是蔡婆婆，而蔡婆婆又不愿改变这种状况，具体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分析）。这时，她对自己内心的欲望并不能真切的理解，这就是她因为传统的观念使她断然拒绝了张驴儿，但却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将张驴儿父子赶出去的原因（她潜意识中并不一定真正的排斥张驴儿）。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真正的欲望是意识不到的，同样开始变得明显的是，人类由于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并因而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已经变得仇恨生活和准备毁灭自己”。^[12]于是，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窦娥几乎是义无反顾的走向了死亡。虽然她有冲天的怨气，无尽的诅咒，但是，她的诅咒与誓愿，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怨天恨地，只有捎带的说官吏“无心正法”，而对张驴儿竟无片言提及，也许，在她的内心并不把张驴儿当作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且，对桃机也是夹在官员中怨恨的，并没有特别的提及，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此深思。由此，笔者认为，就剧中窦娥而言，她其实内心渴望着死亡，她希望用死亡来结束她内心的渴望与伦理冲突的无法平息的痛苦。作为生活在一种非人境遇里的封建时代的女性，她竭力压抑自己作为女人的一切（也就是作为人的基本的一切），欲望在心底冲击她扭曲的心灵，强大的现实限定

她的行为，规定她的伦理，异化她的人格。在别人眼里，她只能是某种理念教条或者财物的化身，她从未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窦天章把她卖与别人时她只是一件价值五十两银子的财物，一件可以帮助他猎取功名的财产而已。面对窦娥的冤魂，窦天章不问原由，劈头就是训斥，并且，用的似乎都是冠冕和高尚的字眼，在这里，高官厚禄的窦天章把窦娥看成男人的附属品，伦理教条的附属品，他并没有将亲生女儿作为一个人来看！所以，他想到的是“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又要将窦娥“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11](p.197)}即使做了鬼魂也让你翻不得身，得不到安生，何其的狠毒与冷酷！亲生父亲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窦娥的欲望久久被压抑在内心深处，压在伦理教条之下，长期侵蚀，心灵变的脆弱而凄惶。不可否认，她有对死亡的恐惧，有对生命的眷恋，然而，她无法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作为一个人，一个年轻健康的少妇，她有正常的性欲望（生理上的），和与相爱的人结合相互扶持生活的欲望（心理上的），她也需要人们的尊重和承认（精神的归属感），这些就外化为与社会舆论和封建伦理不可避免的冲突，于是，内心痛苦无法消除，心灵无法安静，所以，选择死亡，选择走向毁灭的道路，毋宁说是窦娥内心渴望悲剧结束的结果。

其实，关汉卿完全可以让窦娥的命运转变，但他还是毫无迟疑的让窦娥走上断头台，并且不惜使自己的剧中出现矛盾和破绽。比如，楚州太守桃机，一上场便告白：“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其贪官嘴脸暴露无遗，清楚明白地告诉观众，他就是收钱的，谁有钱谁就有理。而面对窦娥，不问青红皂白便说“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就狠施刑罚。这里，没有桃机受贿的过程，只是给观众一个错觉，“桃机受了张驴儿的贿”。其实，这与情理是不符的。从经济上来说有钱的应该是蔡婆婆，而非张驴儿。可以肯定，张驴儿作为一个泼皮无赖，和父亲一对老少光棍，甚至无家无舍，只是混日子而已，根本没钱送给桃机。从当时的情景来看，蔡婆婆不会把财权交给张驴儿（对此，关汉卿在剧中没有交代，也没有必要交代，笔者只能妄加猜测），而在感情上，剧中交代的比较清楚，无论此后，还是以前，蔡婆和窦娥多年相依为命，她在感情上是绝对倾向窦娥的，况且，剧中明白的交代还有她自己的干系（桃机不是要打她么？），而作为一个整日抛头露面收放银子至少有十五年经验的老人家（即使窦天章是她放的第一笔高利贷），她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唯唯诺诺对世事一无所知的家庭妇女，对衙门门槛里的一切她不可能一无所知。相反，对衙门里这些不精通的倒可能是张驴儿，因为，他整个一个流氓无产者，没有资格也没有经济精通此道。这样，桃机所袒护的应该是蔡婆和窦娥，而不可能是张驴儿。但在剧中，

桃机恰恰是张驴儿的帮凶,这里是明显的矛盾和破绽。关汉卿作为一代戏剧宗师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些,或许,这只是他故意不作观照,或者是刻意为之,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早已给窦娥定下了必然的悲剧结局。关汉卿完全可以让窦娥活下来(传统戏剧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例证),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内心深处也许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窦娥必须上断头台,因为她的悲剧已无可避免,上断头台或许是她最好的结局。在关汉卿的心里,窦娥如果不死或许是另一种更加悲惨的结局。试想,如果窦娥被救(从自然生命的意义上讲)的话,她是在寂寞、压抑的煎熬中度过漫漫长夜终其一生咀嚼其痛苦呢?还是找个人嫁掉,在此后或许锦衣玉食的日子里,听凭内心的伦理观念与欲望苦苦争斗而无法面对自我与他人而痛苦终生呢?显然,这都不是关汉卿想看到的,他只能让窦娥在断头台上发下誓愿,让上苍来昭显这非人的冤狱。

二

为了反证窦娥的悲剧,他又让另一女性蔡婆婆来继续她漫长的悲剧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没有走上断头台的窦娥。她也是早年丧夫,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儿子生活,不要说在七、八百年前异族入侵的元代,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会困难重重。当然,作为一个寡妇,生理欲望的不能满足会造成她精神的苦闷,生活(物质)的困顿也会造成其精神的苦闷和窘迫。生存在一个男权秩序的世界里,她必须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挣扎。然而,靠一点积蓄,去放高利贷以维持生计,在那个弱肉强食的男人世界里,是很需要一点精明强干的。如果她的顾客都像窦天章那样借钱后无法归还,只能以女儿抵押,或者连作抵押的女儿也没有,她岂不是要血本无归了。或者是像赛卢医那样欠银子不还,还要将她杀死,连生命都没有了,当然也没有了生存的意义。但她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从剧中看,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了三个人甚或四个人,并且,还似乎颇有现在中产阶级的意味。从这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生存成功者,很有女强人的形象了。但成功的生存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从一开始就是悲剧的人生,结局更是凄惨。

蔡婆从一出场便是丈夫早亡,只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让一个妙龄少妇守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去消受漫长的人生岁月,无论怎样说都是有违人性的,都是作为人的一种悲哀。而更悲惨的是,她的儿子也在年轻时死去(即使笔者对其年龄的推测不确切,但她无论是中年还是青年丧夫,中年还是老年失子,这都是人生惨剧,分别不大)。然而更为悲惨的是以后的发展,在经历了大难不死之后,她也结束了独身生活(不论她是笔者推测的四十左右的壮年,还是六旬的老人,她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张孛老未

必就是蔡婆良配,但毕竟是救了她性命,并且,从窦娥的叙述来看,他们的婚姻生活(至少是同居生活)应该是幸福,是相亲相爱的,即使她要面对儿媳的冷言冷语,即使她或许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漫骂,甚或还有要调和继子(权且如此说)与儿媳的矛盾的尴尬。但是,这短暂的幸福随着张孛老的死亡而终结了(关汉卿这里没让蔡婆死,或许就是要人们看看活下去的窦娥的真实的生活写照)。而现实并没有给她多少选择,当故事发展到其曾经相依为命的儿媳以死来换取她的苟延残喘的时候,这时,她的悲剧就向更深一层发展了。这时的她,不单要再次面对寂寥无助凄凉的生命岁月,还要面对社会的舆论与指责,更要在所有的时光里面对因儿媳的死的愧疚与痛苦。这时的她,没有了清白的名声,没有了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了他人的同情,有的只能是无尽的愧疚与痛苦,有的只能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年年月月。此时的她只能是一具充满悲凉和凄惶的行尸走肉,实际上,此时的蔡婆已经是生不如死了。因而,她也只能在悲剧里延续或者结束生命,命运所能赐予她的只能是深沉的悲哀和无与伦比的凄惨,生命于她,无论存在与否都没有什么意义了,相反,死亡也许是她结束悲剧的唯一方法。

三

其实,关汉卿把窦娥置于死亡是与其心态分不开的,窦娥就是戏里的关汉卿,关汉卿就是生活中的窦娥,既然悲剧无可避免,那就让悲壮或者悲愤的死亡来谢幕吧。

蒙元初期的关汉卿在异族统治之下,因没了科举的进身之阶,儒生地位也只能在娼妓和乞丐之间,他深深的感到生活的绝望,混迹优伶之间,悲剧人生了无尽头,只能在杂剧上施展满腹的才华,他把自己的一腔悲愤都写进了杂剧之中。于是,剧中弱小的善良的女性就成了他自喻的人物,既然生活已经绝望,悲剧无可逃匿,那就义无反顾的走毁灭之路吧,于是,窦娥就只能以死来结束悲剧了。但是,关汉卿一腔的抑郁无处发泄,便让窦娥的誓愿成真,让窦天章为其昭雪,一方面是戏剧为了市场要吸引(下转第 107 页)

虽说剧中借窦娥之口说蔡婆六旬左右的年纪(十三年后),我以为这只是古人说人年纪大的一种通常说辞,并非确指。因为古人有“人过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六旬意即很老了,也就是窦娥说她不应该再嫁了。同样,关汉卿在《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中也说王屠之妻后来也是六十多岁,我认为也是说年老而非年龄的实指,因为从当时一般人的婚育年龄推测这是不确切的。古人有早婚早育的习俗,窦娥结婚时是十五岁,在当时恐怕是较普遍的年龄,即使蔡婆生育较晚,而其夫最迟也在其子八岁时死掉了。当时,一般而言,蔡婆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间,拓展了观众的遐想空间,视觉、听觉同时进入完美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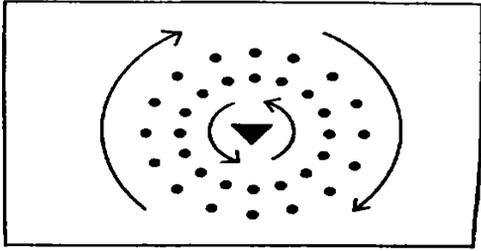


图2 三角为领舞
围绕中心的内外圈反向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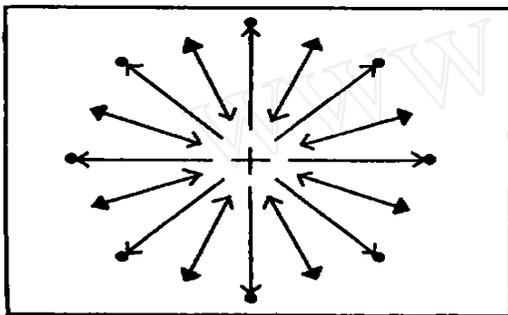


图3 内外圈交叉换位拉动整体队形的旋转
(三角向内运行)(黑点向外运行)

1=2 秀美、抒情地 中板

3̇ 5̇ 6̇ | 0 3̇ 5̇ | 6̇ 3̇ 5̇ | 6̇ 3̇ 5̇ | b3̇ - - | 3̇ 5̇ 6̇ | 0 3̇ 5̇ | 6̇ 3̇ 5̇ |

6̇ 3̇ 5̇ | b7 - - | 3̇ 5̇ 6̇ | 0 3̇ 5̇ | 6̇ 3̇ 5̇ | 6̇ 1̇ 3̇ | 5̇ - - | 5̇ - - |

7 - 3 | 5 - 6 | 7 - 3̇ | 5 - - |

谱例 1

南通地区花鼓的发展,《海安花鼓》几百年来最光彩的一次表演,是编导及音乐创作者正确处理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关系的一个杰出的范例,是创作者们敢于创新的一次文化理念的展示。坚信《海安花鼓》二十多年来传承、发展的历程,将为她今后的再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上接第 48 页)观众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关汉卿本人要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还想在心中存在一点幻想,于是就让窦天章出场了,其实,关汉卿心里也非常清楚这是怎样的一种自欺欺人。他无法排遣心中弥漫的悲愤和绝望,便只能让这种悲愤与绝望充斥于杂剧之中。《窦娥冤》不像古希腊的英雄悲剧以英雄对命运的抗争而震撼人心,它震撼我们心灵的是善良无辜的窦娥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无所依靠,即使

呼天祈地也无法摆脱困境的绝望,怨天咒地也无法避免其冤屈的悲愤。而这,使我们强烈感到人在与社会和现实的对抗中的渺小和无奈。正因为《窦》剧对人在社会中的境遇有着深刻的揭示,对社会有真实的展现,对人在社会中的本质处境有真切的同情,所以,它经常可以使我们反观自身的境遇,有着深深的感动。

参考文献:

- [1]王学奇(等).关汉卿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 [2]诺尔曼·布朗(著),冯川,伍厚恺(译).生与死的对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